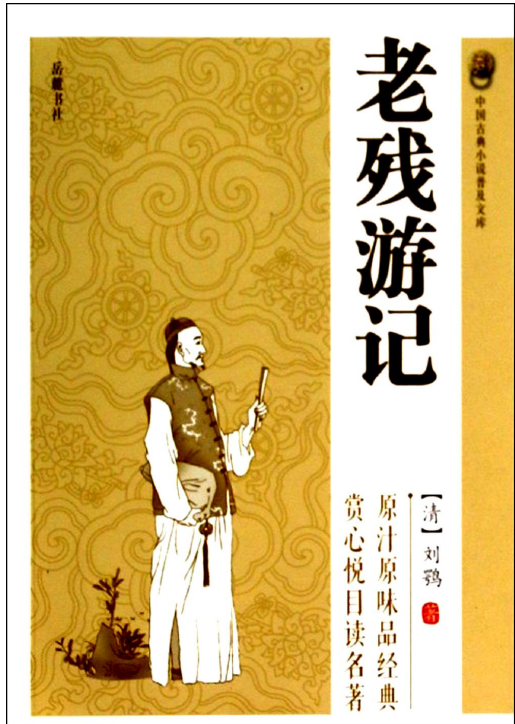


《老残游记》在国内外的影响

许文金



知。后来，还是鲁迅先生从罗振玉的《五十日梦痕录》中有关刘铁云传的部分得知。后由胡适先生确认，才宣布其作者为刘鹗。

《老残游记》以江湖郎中“老残”为中心，运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其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想所行，着重揭露了封建官僚的昏庸、残暴，书中着力刻画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清官”的道府官员。他们标榜清廉，实则刚愎自用，残害百姓，为了个人仕途，不惜用淋淋人血染红顶戴。作者揭露了“清官”之可恨，尤其于赃官；切中时弊，抨击了官场的昏暗，对社会矛盾有很深的认识。

《老残游记》的创作动机也很奇葩，堪称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作品的产生，可以说是纯属偶然。因为是源于一次文字狱；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忽发奇想，企图寻求洋人的庇护，想依赖俄国人的力量以求一时苟安，暗地里与俄人搞了一个所谓的《中俄密约》，甫料此中讯息被京曹中的沈虞希、连梦青二人得知，于是透露给《天津日日新闻》的报人方药雨，方氏便将其内幕公之于报端。清廷获悉，大怒，严办泄密之人，且株连甚广。沈虞希被“捉拿归案”，立遭杖毙；连梦青赖借外国使馆的庇护得以逃脱，以致于家财散尽，遁走于上海，无以为生，只以卖文求活。因为刘鹗其时正在上海，他与天津报人方药雨不仅是朋友关系，而且是《天津日日新闻》的股东，因此，爱屋及乌，对连梦青伸出援手，把连氏安顿在上海的朋友马叔眉的住处。连梦青可是一个不吃嗟来之食的耿介之士，羞于接受刘鹗等人的资助。刘鹗却忽发奇想，换了个办法，于是动笔，不经意地创作了小说《老残游记》，既不署自己的名字，也不便署连梦青的名号，权以“鸿都百炼生”署之。让年梦青领其稿费。因为那时候的稿费不菲，每千字可得银元5块。此举也多少缓解了连氏的无米之炊。刘鹗创作《老残游记》的动机本是救人，甫料却成就了古今中外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他生当乱世，目睹时艰，联想到自己政治理想的幻灭，因而将个人的情感寄托在这部书稿之中。他在《自叙》中写道：“吾人生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之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死，欲不哭泣也得乎？”由此可见，《老残游记》实为当时社会之缩影，成一部以文字代替哭泣的

名著。

《老残游记》从面世的那天起，逐渐受到从民间一直到一流学者两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誉。胡适、林语堂分别于1925年和1933年为新版《老残游记》写序推介。

胡适在《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洋洋数万言，花了大力气对《老残游记》推崇备至。想不到，解放后，胡适被目为反动文人，他对《老残游记》的追捧倒成了大陆左派文人诟病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反面证据。

解放前，被称为“中国文界最上乘的”“三君子”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对《老残游记》也赞誉有加。严复称《老残游记》为“一百年内无此小说”；梁启超甚至出重价购其全稿；王国维则慨叹：“不意中国亦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他们的评价，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普遍认为：“此三君子者，皆中国文界最上乘也，其推崇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想矣！”

鲁迅先生更是慧眼识珠，干脆将《老残游记》列入晚清四大讽刺小说之一。称此书“揭发所谓清官之可恨或尤胜于赃官，言人未所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给予“作者信仰，并现于内”，“叙景状物，时有可观”的好评。

根据日本《老残游记》的研究专家樽本照雄的统计，截至2003年，《老残游记》印行的中文版本，已达186种之巨。

如今，《老残游记》早已走出了国门。国际评论界普遍认为：“近代小说，首推《老残游记》”《老残游记》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捷克、匈牙利、朝鲜等8种文字，在海外广为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接触中国近代小说，仅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而最早触碰到中国的近代小说，还就是《老残游记》。

最早的译文是《老残游记》的片段：《歌女》，即王玉说唱梨花大鼓的那段。刊于1929年《亚洲》月刊11号。译者亚瑟·韦利，他说：此举“目的，是为了使西方人认知了刘鹗的才情”！

之后的1936年，林语堂将二集6回译成英文，题名《泰山的尼姑》；1951年，林语堂译本又改名为《寡妇、尼姑和妓女》。到了1939年，有了前20回的英文全译本，译者为林默今·葛德顺，题名《医匠见闻》。

1947年，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英译本由南京独立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这个



译本被伦敦的阿尔及岸温有限公司接去再行刊印。

1952年，美籍加拿大学者哈罗德·沙迪克的英译本，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这个版本，虽是英文，却能忠于原著，颇有创意，为了吸引读者，配有插图，使小说在文化内涵上更形象化。译者并作了长篇序言，很受读者的欢迎，以致不断再版，成为风行于东欧的一个范本。

1958年的俄译本，译者谢罗诺夫，是俄国著名的汉学家。1984年，盛诚所作的法译本，由伽利玛七星文库推出，在法国很有影响。

《老残游记》的日译本有10多种，较多的是片断译和选译。第一部全译本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译者冈崎俊夫。1941年由生活社出版。1961年被收入东京平凡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全集》28卷，1965年又被收入《东洋文学》51卷。此人为日本著名的翻译家，后来则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的翻译；其译作在日本被称为最“权威译本”。另一位对刘鹗本人及其《老残游记》情有独钟的学者是樽本照雄。他是日本一重量级的学者。他是日本经

济大学教授。前些年，他还追本溯源，特地来到淮安，参观了刘鹗故居，还专门到刘鹗的墓地拜谒，不仅献上了花篮，还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刘鹗墓前叩了几个响头。

除此以外，还有1989年汉斯·屈柏纳的德译本在德国广泛流行。还有鲍罗尼的匈牙利译本，以及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1946年的译本。他在《刘鹗及其小说老残游记》一文中，称“《老残游记》是一部寓意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其衰落之前的最后一篇伟大的颂歌。”而在韩国，《老残游记》就有数十种译本在其国内出版、传播。

文学的光辉是没有国界的。《老残游记》以其特有的魅力走出国门而跻身于世界文学殿堂。有鉴于此，《老残游记》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世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好评如潮，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以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称之为“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流精神、文化、文学和艺术境界的巅峰之作”！



刘鹗的《老残游记》，已被列入中国十大古典白话小说之一，又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现在又被学界公认为“是晚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她最初以“鸿都百炼生”的署名，发表于1903年由李伯元主办的半月刊《绣像小说》第八期；至13回，因编辑有文字的改动为作者所不允而中断。之后，又连载于方药雨主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上，成为后20回的原始版本。

后来，刘鹗后人在书斋里又发现了一个续集，写于光绪31年至33年之间（公元1905年后），本有14回，今残存仅有9回，后由其后人于1934年推介，在当时半月刊《人间世》上发表，可惜只发了4回；次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一个6回的单行本。直到196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老残游记研究资料》中，才收录了后3回和续集前6回。除此之外，《老残游记》还有一个外编，写于光绪三十一年，可惜仅有4700余字。

《老残游记》自面世的那天起，即以其特殊的架构和清新流畅的笔调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但所署“鸿都百炼生”究为何人，却一直鲜为人

研究我国近代史和清史的学者大概无人不知琦善这个人，我们淮安人更不陌生。因为他是清代道光朝主张和洋人侵略者议和，并且曾诬陷林则徐、在广东沿海撤军毁防，导致林则徐充军新疆伊犁，关天培壮烈殉国的人。笔者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曾无数次拜访关天培六代玄孙关士成先生。其间也多次问及琦善后来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被道光皇帝下旨革职而“锁拿进京”，其他再无一点信息。打那以后，我即多方面搜集琦善资料。因此，能找到的也只是凤毛麟角，现将其归纳如下：

傅尔济吉特·琦善，字静庵，傅尔济吉特氏，满族正黄旗人。因为他是正宗的满族旗人，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年仅十六岁的琦善便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后来他又曾任河南按察使，江宁、河南布政使，再升为河南巡抚，之后又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至道光七年五月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兼任漕运总督。

道光十一年（1831年）迁直隶总督，后先授协办大学士，又拜文渊阁大学士。

道光中期，在针对英国商人以鸦片毒害中国人的问题上，琦善力主议和，是道光朝著名的和派。然而，当进行讨论是禁烟还是议和时，参加议事的大臣中主战的和主和的人数是八比二十一，主和派占上风。当时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丧母离朝之际，力劝道光帝发出禁烟圣旨，于是，才有了林则徐南下。在关天培广东水师强力支持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虎门销毁英国侵略者的鸦片两万六千多箱，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同时，也使英国的义律气急败坏，他沿海北上，直抵天津，兵指塘沽。当英军舰队进至天津海面时，道光让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赴天津与英军司令咨会。琦善伙同穆彰阿、伊里布等一向与林则徐有节的朝臣向道光帝夸大英军军力，诬陷林则徐允许鸦片买卖后又反悔禁烟，因此激怒英国发动战争，将所有战争责任归咎在林则徐头上，主张“罢战言和”，要求进行谈判。道光皇帝已经吓慌了手脚，他一边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一边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主战派大臣革职，派主和派琦善南下广州，署两江总督兼海关监督。

琦善到广州后，由于对英军的认识除了舰炮的利害，其他



琦善其人其事

秦九凤



一无所知，他立即作出讨好侵略者之举，肆意裁军毁防，遣散舵工水勇，自毁长城。本来主张禁烟的他，派出了烟棍式的人物鲍鹏和英军谈判。由于英军仗仗军事优势，便狮子大开口。在谈判破裂后，英军遂发动进攻，猛攻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关天培在战斗期间多次向两江总督琦善请援，琦善仅遣二百兵丁敷衍，终至关天培最后为抗击外侮、保疆守土而与部下400多名官兵一起壮烈殉国。

随后，在与义律的谈判中，英方公布了琦善与义律私下谈判相允的《穿鼻草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两银元。由此，广东巡抚瓜尔佳·怡良上疏参劾，揭发琦善对英妥协，私订《穿鼻草约》的卖国罪行。于是，道光帝遂下旨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查抄家产”。经睿亲王、惠亲王、庄亲王、定郡王和主管刑部事务的军机大臣、主战派的王鼎等会审，琦善因卖国罪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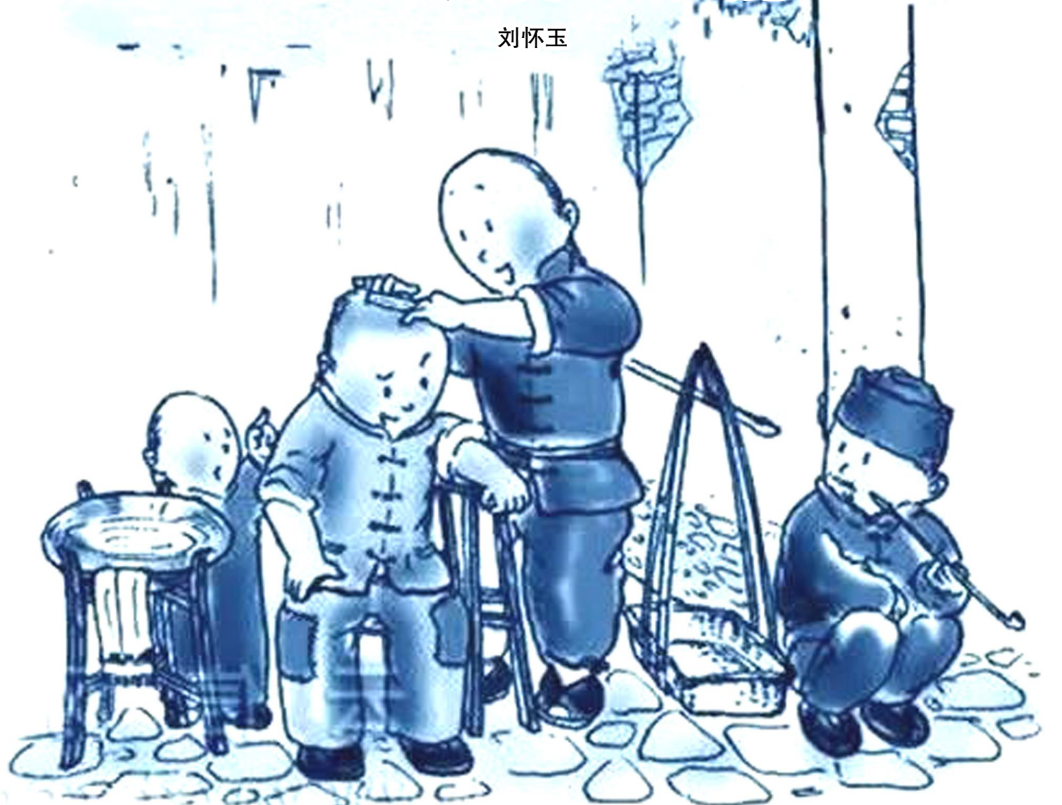
是年夏黄河在河南开封缺口，道光降旨王鼎前往堵堵。王鼎遂奏本邀充军路上的林则徐一道往开封治河。王鼎一离朝，而几位亲王、郡王也都是旗人，所以道光就对琦善加恩发往浙江当巡抚。这也足以证明琦善的主和之见实质上就是道光的主张。这样，琦善又先后任清政府驻藏办事大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职。在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组建江北水师攻太平军，结果咸丰四年病死于扬州军中，结束了他不够光彩的一生。

纵观琦善早期曾主张禁烟，在直隶总督任上，就曾收缴大量烟土。后来却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到广州后，更是上疏

撤掉广州全部海防设施，还把原来由关天培招募来的渔民出身的舵工水勇全部解散，致使关天培战死，侵略者轻易攻下沙角、大角、虎门等炮台，形成祖国南大门大门洞开的被动局面。这一举动，与英国何异？琦善在与英国侵略者会谈中又一味退让，《穿鼻草约》虽未签字用印，却造成了英国割占香港的事实，怡良说他“卖国”一点没冤枉他。此外，他在奏疏上，还曾多次诬陷林则徐等爱国主战人士，致使林则徐蒙冤被屈，惨遭发配；不兵援爱国将领关天培，致关天培战死。面对虎门一战的忠魂，则可以说他是死有余辜，只能留下千古骂名了。

王遐龄剃头能诗

刘怀玉



清代后期，山阳县城东车桥镇上，有一个叫王遐龄的人，住在四桥头。他的哥哥王采龄是一个乡井无赖，而他却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剃头师傅。虽说是一个剃头匠，但却有一些文墨，平常读一些文史书籍，而且颇有一些特殊见解。他出去为人剃头，刀匣中总是带上一两本书。一次，人们看见他的刀匣中藏有一本《汉书》。有人问他：“这是你读的书？”他回答说：“没事欢喜看看。”人们问他有何心得，他说：“刘邦与项羽比较，项羽才算得上真正的帝王。他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老三居然不理睬，还要求项羽分给他一杯用他父亲煮成的羹，真是一副流氓嘴脸。”又说：“人说萧规曹随，其实汉朝的治国办法，并不是由萧何创定的，而应归功于河南吴公。吴公认为治国以得人为第一，安定州县为先。”大家都认为他很有见识。

有一天，人们发现他的刀匣中《汉书》不见了，另有他做的一本诗稿。一位乡先生拿出来看看，认为诗还真不错。这里转录两首共同欣赏一下：

依住车桥第四桥，即来小立话无聊。
不妨阿母前头至，顿辔登时涌怒潮。

南圆门到北圆门，垂柳垂杨自一村。
郎若来时休折柳，柳能撩乱阿侬魂。

此诗乃《关雎》遗韵，颇具民歌风情。看来这位剃头师傅实乃性情中人也。当时有位颇有学问的先生说，古人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搔痒论易。”现在有了下联了，就叫：“剃头能诗。”

又过了一年，这位先生到一个朋友家去走访，突然看到王遐龄正在拿一把笤帚在扫落叶。于是他走上前去问道：“你不就是那位做‘垂杨垂柳’诗的人吗？怎么在此优哉游哉的呢？”王遐龄回答说：“我过去给人家服务，收人家一点钱，就要看人家脸色，太受束缚了，实在是个人中的庸俗者。现在我不干了，没饭吃的时候，就为人家舂米干活。一旦无事以后，就在家休息，快乐时以手画肚，有心得时以心成稿，非常自由有趣，非常舒服愉快。”先生与他开玩笑地说：“你这样下去，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王遐龄说：“我是一个雇工吗？不是，我是以此为外表的隐士也。我好像是很孤傲吗？不是，我以此为快乐也。”言毕引吭高歌：

失路英雄工托钵，登云奴隶亦轻裘。
君不知吾志，君其勿以姓名示吾人。

由此看来，王遐龄实际上是一个有才华而又失意之人。或许真是什么高人隐士哩。